

这些不朽名篇
陶醉了一代又一代人

世界名著 中篇小说精品集



SHIJIE MING ZHU
ZHONG PIAN XIAO SHUO JING PIN JI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著中篇小说精品集

尹考臻 主编

上册

魏1 第1 0
(不,上)示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著中篇小说精品集

主编 尹考臻

上册

世界名著中篇小说精品集

尹考臻 主编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石家庄塔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26.5印张 640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

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20,000 定价:38.80元(上、下)

ISBN7-80611-317-7/I·306

(因地址不详,请译者与出版社联系,即付样书和稿酬)

前言

中篇小说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它越来越受广大读者的青睐，因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中篇小说作品集。以期用集约的方式给读者展示世界不朽中篇名著的一个概貌，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丰富的阅读享受。

中篇小说，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叙事文学形式，它的篇幅历来没有统一的限定。从功能上来说中篇小说不同于短篇小说的是：后者可以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来表现，或者只是展示一个精彩的瞬间；但中篇小说则把情节要素视为至关重要的东西，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历时感。如我们所选的茨威格的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，仅从题目也可令人感受到该作品的历时性；而福楼拜的《一颗简单的心》则描述了主人公一生的漫长经历。一般说来，以短篇小说的篇幅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。

长篇小说也是表现历时事件的，但它的功能是可以展示广阔而久远的历史性画面，进行多线索和繁复结构的营造，而中篇小说的功能却不在于此。比如同是哈代的小说，同是表现乡村女性的生活与命运，《德伯家的苔丝》展示了广阔的乡村生活画面和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其内容涉及社会、历史、法律、道德等许多领域；而选在本书内的《挤奶女的罗曼史》则更注重在故事本身，或者说它略去了那些妨碍读者专注于故事的因素，淡化了背景的描述，令人沉浸于扑朔迷离的情节之中，以获得紧张而轻松的文学享受。当然这并非是说中篇小说可以忽略情节之外的东西，不去表现共时性或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制约要素，而是在尽可能或者由作者所选定的条件下，容纳更为丰富的内容。如契诃夫的《在峡谷里》和德莱塞的《黄金的幻影》，都是在故事的背后展示了一个特定的时代的形象，表现了深厚的共时感。

可以说，中篇小说比起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来更可以称为故事。从它们的起源来看，短篇小说的最初形式是笑话，长篇小说则更近于史诗，而故事则由中篇的形式承担起来了。如我们所选的最早的一篇，塞万提斯的《两姑娘》，其中的改妆、误解、巧遇、报复及大团圆的结局，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故事。当然，随着艺术形式在发展过程中的互相影响，中篇小说的表现力也更趋丰富，如意识流大师乔依斯的《死者》已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去探索生命的意义。但我们这部集子还是本着“故事”的原则来编选的，可读性与文学品位兼而注重，以使读者体会到真正的中篇小说的魅力。可以说，这些不朽名著，陶醉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尚晓层

1995.6

目 录

前 言	(1)
在峡谷里	〔俄〕契诃夫 (1)
白净草原	〔俄〕屠格涅夫 (44)
暴风雪	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 (66)
挤奶女的罗曼史	〔英〕托马斯·哈代 (96)
死 者	〔爱尔兰〕詹姆斯·乔伊斯 (191)
野性的呼唤	〔美〕杰克·伦敦 (238)
黄金的幻影	〔美〕德莱塞 (325)
一个女人一生的二十四小时	〔奥地利〕茨威格 (360)

送，丁大尉去拉千日司以张从。跑跑四言毫不差千翻一雅而，丁从安最赋不。普乐及带素大毒的普千鱼河，丁派早已出毒对堂送并玄寄即，意书的国入强不屈毒毒公什的沃基基，和三大部主的意林万邪克真降刺国入，衣玄批斜。毒的毒虽不燃的主安前平十。

丁我下毒的恨毒送大，各所虫毒县出天夏丁庭，素毒国入百拉博好直一里午林树的孔大知蛋，来开蜡脂树毒各县一，衣从的琳脂我草玄基其

在峡谷里

市苏中个三市丁工些玄。的国由共总门玄，千丁小些基毒好，千的的部衣林亦毒坐虽而，里变毒本的内河小虫玄丁事玄。玄的玄不，人工个来百四丁用邪邪丁个玄以河，衣基灵害常口毒的另林，衣草丁桑衣最玄，臭玄基玄，工普开五里基和衣其，丁关基去土管一。丁的关今毒好锦千个十人毒的的会什且毒主丁，的毒知主国的里县麻牙邪素基玄县一，更基衣好，更基衣乌克兰耶沃村坐落在峡谷里，因此从大道上、从火车站那儿只能看到村子里的钟楼和几个印花布厂的烟囱。每当过路的人问起这是哪个村时，人们就会告诉他：普开里高里基

〔俄〕契诃夫^①

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把鱼子酱都吃光的村子。”
那是在工厂主科斯丘科夫家的一次葬后宴上，一个老教堂执事见到小菜中有大粒鱼子酱，便贪婪地吃起来；别人碰碰他，拽他的袖子，但他好像是由于朵颐大快而麻木了，一点儿也觉察不到，一味地吃。他把所有的鱼子酱都吃光

了。干毒的的素图基公“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把鱼子酱都吃光的村子。”
那是在工厂主科斯丘科夫家的一次葬后宴上，一个老教堂执事见到小菜中有大粒鱼子酱，便贪婪地吃起来；别人碰碰他，拽他的袖子，但他好像是由于朵颐大快而麻木了，一点儿也觉察不到，一味地吃。他把所有的鱼子酱都吃光

① 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(1860—1904)，俄国十九世纪末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，以短篇小说著名于世。

了，而那一罐子差不多有四磅呢。从那以后日子过去很久了，老教堂执事也早已死了，可鱼子酱的事大家都还记着。不知是这儿的生活太乏味，还是无论什么事都引不起人们的注意，唯有这件十年前发生的微不足道的事。除此之外，人们谈到乌克耶沃村就没有别的事可讲了。

村子里一直没断过有人闹虐疾，到了夏天也是满地泥泞，尤其是在靠近墙根的地方，一棵棵老柳树铺散开来，遮成大片的树荫。这里总是散发着工厂垃圾和醋酸的气味，醋酸是加工印花布用的。这些工厂有三个印花布厂，一个皮革厂，它们没建在村子里，而是坐落在村外稍远的地方。这都是些小厂子，它们总共也就雇用了四百来个工人，不会再多。皮革厂旁边小河里的水都变得发臭，垃圾污染了草场，村民的牲口常害炭疽病，所以这个厂子就被勒令关闭了。它看上去是关了，其实暗地里还开着工，这是经警察所长和县里的医生默许的，厂主按月付给他们每人十个卢布。整个村子只有两处像样的房子，石头墙壁，铁皮屋顶；一处是乡公署所在地，另一处，是一个两层屋的小楼，正对着教堂，住着崔布金·格里高里·彼得罗夫，从叶比福内迁来的市民。

格里高里开着一个杂货铺，但这只是做个样子，实际上他倒卖伏特加、牲口、皮革、粮食、猪，有什么能倒卖的他都干。比如说，要是国外用喜鹊做女帽，他就倒卖喜鹊，每一对儿赚七十戈比；他囤积建房的木料，放债生利。总之，这是个经营有方的老头。

他有两个儿子。大儿子阿尼西姆在警察局供职，在侦缉处，因此很少在家。小儿子斯捷潘帮着父亲做生意，但是实际上不能指着他帮什么忙，因为他身体不太好，耳朵又聋；他的妻子阿克辛雅是个漂亮而苗条、节日里戴帽子拿阳伞的女人，平日总是早起晚睡，从早到晚都是提着裙子跑来跑去，钥匙哗啦哗啦响，一会儿库房，一会儿地窖，一会儿铺子里，崔布金老头乐呵呵地瞧着

她，眼睛里闪着光，每逢这种时候他心里都有种惋惜的感觉，娶她的不是大儿子，而是小儿子，一个聋子，显然，这个小儿子是难以体会到妻子的美貌的。

老头对家庭生活总是很热心的，他喜欢自己的家庭胜过世上的一切，而他最喜欢的是那个做探子的大儿子和这个儿媳妇。阿克辛雅刚一嫁给聋子，就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才干，她懂得可以让谁赊帐，谁不可以，她把钥匙带在自己身边，连丈夫也不给，她会噼里啪啦地打算盘，会像农夫似地看马的牙口，整天价又笑又嚷的，无论她做什么事，说什么话，都会感动得老头喃喃地说：

“嘿，好个媳妇儿！好个美人儿，宝贝儿呀……”

他本来是个鳏夫，但儿子结婚一年以后他熬不住了，也娶了妻。人们给他找的是住在离乌克兰耶沃三十俄里外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，瓦尔瓦拉·尼古拉耶夫娜，年纪不小了，但漂亮、大方。她一搬到楼上的小房间里，家里的一切都为之生色，好像所有窗户上都装了新玻璃似的。神龛上的灯也点起来了，桌子都铺上了雪白的桌布，窗台上、花圃里出现了带着红色的花蕾的鲜花，吃饭时大家不是共用一个大碗了，而是每个人面前都摆上了一个盘子。瓦尔瓦拉·尼古拉耶夫娜常常愉快而亲切地微笑，使得家里的一切仿佛都在微笑似的。院子里开始有乞丐、男男女女的香客出现，而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；窗下也传出了乌克兰耶沃的村妇们唱歌似的牢骚声，和因为酗酒从厂子里被开除的瘦弱的农夫们歉疚的咳嗽声。瓦尔瓦拉接济给他们钱、面包、旧衣服，后来住久了，她就从铺子里拿东西送人。有一次聋子见到她拿出去了四分之一磅的茶叶，这使他放心不下。

“妈在这儿拿了四分之一磅的茶叶，”事后他告诉父亲说，“这往哪儿记帐？”

老头儿没有答话，他耸动着眉毛，站着想了一下，便上楼到妻子那儿去了。

“瓦尔瓦卢什卡^①，我的宝贝儿，”他亲热地说，“你要是用铺子里的东西，尽管拿就是。随便拿，用不着顾虑。”

第二天，聋子在院子里跑着对她喊道：

“妈，您要用什么，就来拿吧！”

妈的布施让人们感到某种新鲜、快活、轻松的意思，就像那些神灯和红色的花蕾一样。到了斋期前的荤食日或者教堂连续三天在本堂节日期间，铺子就把放坏了的腌肉兜售给农夫们，这些腌肉带着浓重的臭味，站在大桶旁边都呛人，他们把酒鬼们的镰刀、帽子、老婆的头巾做抵押。这些在厂子里做工的人们喝了劣质伏特加，滚倒在泥泞里，让人感到处处都在做孽，罪孽就像浓雾一样在空气中凝结着。每当这时，人们一旦想到在这座房子里有一个娴静、穿戴整齐、无论跟腌肉还是跟伏特加都没任何关系的女人，不知怎么就渐渐变得轻松起来了；她的施舍在这沉重而阴郁的日子里，起着机器上的安全阀的作用。

崔布金家的日子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。太阳还没升起来，阿克辛雅已经在前厅里扑拉扑拉地洗起脸来；厨房里的茶炊沸腾了，咕嘟嘟响着，像是预报着什么不吉利的事。格里高里·彼得罗夫老头儿穿一件长长的家常黑礼服，印花布的裤子，亮闪闪的高筒靴，那么整洁、短小精悍，悠闲地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，靴后跟儿哒哒地响着，就像一首大家熟悉的歌里唱的那个丈人老儿一样。铺子开门了。当天渐渐亮起来的时候，一辆轻便的跑车就来到门廊前，老头儿身手矫健地坐上去，把一顶大檐帽直扣到耳朵上，这时瞧上去，谁也不会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。出来送他的是妻子和儿媳妇，这种时候，每当他穿上上等料子的干净礼服，马车套上那匹值三百卢布的高大的黑种马，他不喜欢农夫们走近他，又是求情，又是诉苦的；他恨那些农夫们，讨厌他们，假如他看

^① 瓦尔瓦拉的爱称。

到有个农夫在大门口等着，他就会怒气冲冲地嚷：

“站在这儿干什么？一边儿去！”

或者，要是他见到乞丐，就喊道：

“上帝才管你呢！”

他办事走了。他的妻子呢，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，系一条黑围裙，就收拾房间，或者去帮厨。阿克辛雅在铺子里卖东西，从院子里就可以听到酒瓶和钱叮叮当当地响，她又笑又嚷，而被她得罪的买主在发脾气；这个时候也就可以看出来，在铺子里面，正在做着偷偷出售伏特加的买卖。聋子也在铺子里坐着，或者不戴帽子，把手插在衣袋里在大街上闲逛，漫不经心地瞧瞧人家的房子，要不就仰着头瞧瞧天。家里一天往往要喝六次茶，四次在桌前坐下来吃东西。晚上呢，清点所进款数，记好帐，然后就甜甜地睡大觉。

在乌克兰耶沃所有三家印花布厂和厂主大赫雷明、小赫雷明及科斯丘科夫家的住宅，都有电话连通着。乡公署也接了一部电话，但很快就不能用了，因为电话机里爬满了臭虫和蟑螂。乡长是个半文盲，在公文上他每个词的开头都写成大写字母，而当电话坏了，他却说：

“得，现在我们没有电话可就不大方便了。”

大赫雷明家和小赫雷明家常年打着官司，有时小赫雷明家起了内讧，自家人也打起官司来，那时他们的厂子就会停一两个月的工，直到重新和好为止。这种事总是让乌克兰耶沃的村民们很快活，因为每一次争吵都给人们聊天和散布流言蜚语提供了许多话题。每逢节日，科斯丘科夫和小赫雷明兄弟就安排跑车的活动，在乌克兰耶沃奔驰去，追逐辗转小牛犊。阿克辛雅呢，上了浆的裙子刷啦刷啦响着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在她家铺子附近的街上走来走去；小赫雷明兄弟拉她上了车，好像强迫似地就把她带走了。那时候崔布金老头儿也赶着车出来了，为的是炫耀他新买的

马，随车还把瓦尔瓦拉带上。

晚上，跑车结束，人们都睡觉了，在小赫雷明家的院子里又奏起了那架贵重的风琴，如果有月亮，那么随着这琴声，人们的心就会变得不安和兴奋起来，而乌克兰耶沃也好像已不再是一个泥坑了。

大儿子阿尼西姆很少回家，只是在重大的节日才回来一下，但他常常托乡亲带些小礼物和书信来，信上是一个外人的笔体，非常漂亮，每一次都是用的公文书写纸，样子像是上奏的呈文。信里满是阿尼西姆说话时从来不用的一些语句：“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寄上花茶一磅，以资补养身体之需。”

每一封信的落款都好像是用破羽毛笔乱涂上去的：“阿尼西姆·崔布金”，而这下面又是那秀丽的笔体：“侦探”。

每次来信总是要大声地读几遍，那时大为感动的老头儿就兴奋地红着脸说：

“瞧，他不想过家里的日子，去做有学问的事了。好吧，随他去吧。各人有各人的路。”

有一年谢肉节前的一天，下了一场夹着雪粒的暴雨。老头儿和瓦尔瓦拉走到窗前，望着外面，可是瞧啊——阿尼西姆从车站坐着雪橇来了。根本没料到他会回来。他进了房间，慌慌张张，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，此后他呆在家里的那段时间也一直是这样，行为举止漫无目的。他也不急着要走，倒好像是他已经给革了职似的。他来了，瓦尔瓦拉很高兴，她总是面带狡黠地瞧着他，一边叹气，一边摇头。

“这算怎么回事呀，我的天哪！”她说，“唉，啧啧，小伙子已经二十八岁了，可他还是个光棍汉呢，没牵没挂的，咳，啧啧

从隔壁房间里听她那平静的、低声的谈话，只听到不时的“啧啧”声。她跟老头儿唠叨了，跟阿克辛雅唠叨，他们的脸上同样也流露出狡黠和神秘兮兮的表情，好像一群密谋者似的。

给阿尼西姆娶妻的事定了。

“咳，啧啧！……弟弟早就讨了媳妇，”瓦尔瓦拉说，“可你一直没个伴儿，就跟集市上的公鸡似的，这像什么话？唉，啧啧，你要结了婚，上帝保佑，那就随你的便，去干你的公差好了，那媳妇留在家里也算个帮手。你过的这个日子不成规矩呀，小伙子，我看你把所有的规矩全都给忘了。咳，啧啧，你们城里人哪，都是造孽呀。”

崔布金家的人要娶妻了，那对他们就得像有钱人家那样，要挑最漂亮的媳妇。于是给阿尼西姆也找了一个漂亮的。他本人就外表来说其貌不扬，没有过人之处；他身体瘦弱，病恹恹的，身材也不高，但他却有着一副肥鼓鼓的脸蛋，好像是他拿气吹着似的；眼睛从来不眨，眼神尖溜溜的，长着稀稀的红胡子，每当在动心思的时候，他总是把胡子撮进嘴里咬来咬去；此外他还常常酗酒，这从他的脸色和步态就看得出来。但是当人们告诉他，给他找了个新娘，非常漂亮，他就说：

“怎么，要说我长得也不丑呀。我们崔布金家的人，应该说，都是漂亮人儿。”

在县城边儿上有一个村子叫托尔古耶沃。近来，村子的一半已经跟城市并到一块儿了。另一半还算是村子。在归了城里的那一半里有一间小房，住着一个寡妇。她有一个妹妹，家里很穷，靠打短工为生，而这个妹妹还有一个女儿，叫丽芭，姑娘大了，也天天去打短工。丽芭的美貌在托尔古耶沃是为人称道的，人们头疼的只是她一贫如洗。大家都认为只有上了年纪的人，或者鳏夫，才会不顾她有多么穷肯娶她，或者把她纳在身边“那个”，她母亲

跟着她有吃有喝也就行了。瓦尔瓦拉听媒人介绍丽芭，还动身去了托尔古耶沃一趟。

后来，在姨妈的家里安排了相亲的仪式，正正经经的，还备了些酒菜。丽芭穿了一件玫瑰色的衣服，这是特意为相亲做的，头上扎了一条大红的发带，像火一样亮闪闪的。她身体纤弱，面色苍白，五官秀气而温柔，由于露天的劳作而微微发黑，她的脸上自始至终挂着哀伤而羞怯的微笑，一双眼睛孩子似地看着人——带着轻信和好奇的神色。

她很年轻，还是个小姑娘，胸部还不太显眼，但成亲是可以了，因为年龄已经到了。她长得很漂亮，或许她身上只有一点不招人喜欢，——这就是她那双男人一样的大手，这会儿它们悠闲地垂着，就像两只大蟹钳一样。

“没有陪嫁——这我们不在乎，”老头儿对姨妈说，“我们给我们的儿子斯捷潘也是娶的穷人家的，可是现在我们夸还夸不够呢。别管是在家里，还是在买卖上——那都是一双金子似的手呢。”

丽芭站在门边，像是要说：“想把我怎么样，随您的便吧，我信您的话。”而她的母亲，做短工的普拉斯科夫雅，躲到厨房里害怕得一动也不动。她年轻的时候，有一次给一个商人擦地板，那人发起火来用脚踹了她，她给吓坏了，昏了过去，于是她这一辈子心里就总怀着恐惧感。这种恐惧感使得她总是手发抖，脸颊发抖。她坐在厨房里，使劲儿地听着客人们在谈些什么，一直瞧着神像，手指按在额头上不停地划着十字。阿尼西姆微带酒意，打开门走进厨房来，不拘礼数地说：

“干什么您在这儿坐着，亲爱的妈？您不在，我们都觉着没意思。”

而普拉斯科夫雅胆怯地用手捂着自己枯瘦的胸脯，回答说：

“瞧您说的，哪儿的话……多多承您的关照，老爷。”

相亲之后就定下了婚期。这以后，阿尼西姆在家里一直就在

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吹着口哨，或者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，就变得心事重重，瞧着地板一动也不动，眼光尖尖的像是要透到地下的深处。他就要结婚了，婚期很快就到，过了复活节就办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显得高兴起来，也不想跟新娘子见见面，只是不停地吹口哨。看来很显然，他结婚只是因为父亲和后妈要这么做，只是因为村子里有这么个习俗：儿子结婚，为的是家里多个帮手。他不像往次来那样，总是急着要走，——这次的行为举止却大不相同，格外地漫不经心，说起话来也是没头没脑的。

三

在什卡洛沃村住着两个裁缝，是姐妹俩，鞭身派教徒。新婚礼服就是在她们那儿定做的，她们常常来量尺寸，喝起茶来没完没了。瓦尔瓦拉做了一身褐色的衣服，黑色的花边，镶着玻璃珠；而给阿克辛雅的是淡绿色的，黄色的前胸，拖地长后襟。当裁缝做完了活，崔布金付给她们的不是钱，而是铺子里的存货，她们走的时候，手里拿着根本用不着的几把硬脂蜡烛和一些沙丁鱼，伤心透了，等她们走出村子，到了野外，坐在一个小丘上哭了起来。

阿尼西姆在婚礼前的第三天回来了，浑身打扮一新。脚下是闪闪发光的胶皮套鞋，一条串着小珠子的红绳代替了领结，肩头披着一件大衣——而不是穿在袖子里——也是新的。

他先在神的面前郑重其事地祷告了一番，又跟父亲打过招呼，并送了他十个银卢布和十个半卢布的银币；送给瓦尔瓦拉的也是一样。而送给阿克辛雅的是二十枚四分之一卢布的银币。这些礼物最主要的精美之处，在于所有的硬币都好像是特意收集的一样，崭新的，在太阳下闪闪发光。阿尼西姆极力要显得郑重其事，严肃认真，便绷紧脸，把腮帮鼓起来，而从他身上却散发着酒气，想必是他路上每到一站都往小吃部跑一趟。这次他还是那种漫不经

心的样子，时时做出不得体的举止。到家后，阿尼西姆就和老头儿坐下来喝茶，吃东西，而瓦尔瓦拉在手里把崭新的卢布翻来覆去地看，一边打听城里住的一些乡亲的情况。

“没什么，感谢上帝，他们过得都挺好，”阿尼西姆说，“只是伊万·叶果罗夫家里边出了点事：他的老太婆索菲雅·尼基福罗夫娜死了。害痨病死的。在下葬后办了安魂宴，是从包办酒席的人那儿订来的，每一客两个半卢布。还上了葡萄酒。那些个农夫，——咱们的乡亲，——给他们也是按两个半卢布一客订的。可他们什么也没吃。农夫们哪懂得什么口味！”

“两个半卢布！”老头儿摇晃着脑袋说。

“怎么啦？那儿可不是乡下，进饭馆儿吃东西，随便叫点什么。要是凑上一伙儿再喝点儿，——再一瞧，天已经亮了，可是这每个人就得三个或四个卢布。跟萨莫罗道夫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他还喜欢吃喝完了再来一杯加白兰地的咖啡，而白兰地要六十戈比一小杯呀，先生。”

“这都是瞎说，”老头儿带着赞叹的口吻说道，“这都是瞎说！”

“现在我总是跟萨莫罗道夫在一起。这个萨莫罗道夫，就是替我给你们写信的那个人。写得棒极了。要是我跟你们说，妈，”他转向瓦尔瓦拉，高兴地接着说道，“这个萨莫罗道夫是个什么样的人，那你们不会相信的。我们一直叫他穆赫达尔，因为他就像个亚美尼亚人——整个人黑黑的。我把他都看透了，他所有的事我都知道，就像我熟悉自己的五个手指头一样，妈，这他自己也能够感到，就总是跟着我，一步不离，我们现在好得真是棒打不散。他好像有点怕我，可他没我又活不下去。我上哪儿，他也上哪儿。妈，我的眼睛可是一看就准，绝对没错。在旧货市场上瞧吧：一个农夫在卖衬衫呢。‘慢着，衬衫是偷来的！’没错，正是如此：衬衫是偷来的。”

“你从哪儿知道的呢？”瓦尔瓦拉问道。

“哪儿也不从，我的眼睛就这样……我不知道衬衫的来历，可不知为什么心念一转就想到：偷来的，准是这么回事。在我们侦缉处人们都这么说：‘瞧，阿尼西姆又打丘鹬去了！’这就是说——追查赃物去了。是的……偷东西谁都会，可就看你怎么藏了！地方大得很，但是没有地方藏得住东西。”

“可咱们村贡托列夫家上个星期被人牵走了一只公羊，两只母羊羔，”瓦尔瓦拉叹了一口气说道，“也没有人给找回来……咳，啧啧……”

“哪里话？找得到。这没什么，找得到。”

婚礼的日子到了。这是四月里一个带着凉意、但阳光明媚的日子。一大清早乌克兰耶沃就已是车马云集了，只听得铃声不绝，三套车，双马车，马轭上和鬃毛上系着五颜六色的带子。柳树上几只秃鼻鸦鼓噪着，它们被这车马人流搞得不得安宁，树上的掠鸟也不住声地啼啭，仿佛是为崔布金家的婚事感到高兴似的。

家里的饭桌已经摆上了长长的大鱼，整条的火腿，肚子里填满东西的家禽，一盒盒的鲱鱼，各种腌制和醋渍的食品，许多瓶伏特加和葡萄酒，熏腊肠和酸龙虾散发着香味。老头儿手里拿着两把餐刀敲打着，围着桌子走来走去，靴子跟儿踩得哒哒响。瓦尔瓦拉不时地叫喊，要这要那，她一副慌里慌张的神态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在厨房里跑进跑出。那里从天一亮开始，科斯丘科夫家的厨师和小赫雷明家那个白白的厨娘就忙活开了。阿克辛雅盘起头发，没穿套裙，只穿着紧身的衣服，脚下穿一双簇新的、一踩吱吱响的皮鞋，像一阵风似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只见到她那裸露的膝盖和胸脯闪来闪去的。到处是一片喧嚷，也夹杂着赌咒发誓的叫骂声。过往的人们停在大开的门口，一切都让人感到，这里正准备着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。

“上车接新娘喽！”

铃声一路响着，出了村子很远才消失……两点多钟的时候，人